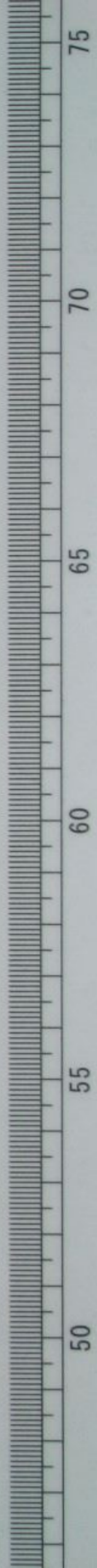


醫籍攷

卷六十三六十四
方論四十一四十二

武
2
32



門 武 9
2
32

九折堂山田
氏圖書之記

周氏
齋

同書

醫籍考卷六十三

東都 丹波元胤紹翁 編

方論 四十一

喻氏昌 寓意州

六卷 四庫全書提要作一卷

存

自序曰聞之醫者意也二病當前先以意為運量後乃經之以法緯之以方內經所謂微妙在意者是也醫者孰無意而淺深錄是柄鑿錄是徑庭錄是而病機之安危倚伏莫不錄是意之凝釋剖判荒茫顧不危耶大學誠意之功在格致而其

辨尤嚴於欺慊之兩途蓋以殺機每隨於陰幽而生機恒苞於粹自莊周曰天地之道近在胸臆萬一肺腑能語升隨可憐先儒人鬼關之辨精矣昌謂醫事中之欺慊即衆人之人鬼關也奈何世之業醫者輒艷而稱儒儒之誦讀無霧者輒徒而言醫究竟無主之衷三雜揉醫與儒之門兩無當也求其技類者長沙一久而已代有詰人然比之仙釋則寥寥易於指數豈非以小道自隘莫遡三氏淵源乎夫人生驅光逐景偶影同遊欣慨交心况於生死安危忍懷僥倖芸芸者物也何以不格昭之者知也何以不致惟虛惟無萌於太素者意也何以不誠格二物即致知尚恐逐物求知乃終日勤

病不知病為何物而欲望其意之隨舉隨當也不亦難乎昌於此道無他長但自少至老耳目所及之病無不靜氣微心呼喚與會始化吾身為病身負影隻立而呻吟愁毒恍惚而來既化我心為病心苟見其生實欲其可而頭骨腦髓捐之不惜儻多委折治少精詳登已內炤他病未痊我身先瘁淵明所謂斯情無假以故不能廣及然求誠一念多於生死輪上寂寂披廻不知者謂昌從紙上得之夫活法在人豈紙上所能與耶譬之兵法軍機馬上且不能得况於紙上妄說孫吳但令此心勤密在先冥冥之下神挺自穎邇年先議病後用藥如射者引弓預定中的之高下其後不失亦自可觀

何必剗腸滌肺乃稱奇特哉不揣欲遍歷名封大彰其志不謂一身將老世態日紛三年之久不鳴一邑幸值諫議巨臣胡老先生建言歸里一切條舉悉從朝廷起見卽昌之一得微長并蒙格外引契參定俚案之近理者命名寓意卹捐貲付梓其欲使四方周覽之士大破成局同心愍痛以登斯民於壽域而為聖天子中興燮理之一助云然則小試寓意豈易易能哉

醫門法律

六卷

存

自序曰醫之為道大矣醫之為任重矣中上之醫千里百
目未易覲最上之醫天下古今指未易屈世之言醫者何夥
耶恃聰明者師心傲物擇焉不精雖曰屢中其失亦屢多守
門庭者畫焉不入自窒當機縱未敗事已咎在誤時工邪僻
者心粗識劣駑險絕根偶隨其術已慘同嬰刃病者苦醫之
聚訟盈庭吳曰予聖淺者售偽者售圓者滑售而以其身命
為嘗試醫者苦病之毫釐千里動羅顛躓方難憑脈難憑師
傳難憑而以人之身命為嘗試所以人之有生水火刀兵禽
獸王法所傷殘不若疾厄之廣人之有死天魔外道餓鬼畜
類之苦趣不苦地獄之慘醫以心之不明術之不明習為格

套牢籠病者。遂至舉世共成一大格套。遮天蔽日。造出地獄。遍滿鐵圍山界。其因其果彰之如也。經以無明為地獄種子。重重黑暗。無絲脫度。豈不哀哉。昌也。閉目茫然。惟見其暗。然見暗不可謂非明也。野岸漁燈。荒村螢照。一隙微明。舉以點綴。醫門十年黯汶。擬定法律為率。由坦道聊以行其佛事耳。然微明而洗發黃岐。仲景之大明明眼。得此閉門造車。出門合輒。自能立於無過。即淺見寡聞。苟知因果不昧。敬慎存心。日引月伸。以此炤其膽。破其昏。而漸充其識。本地風光。參前倚衡。亦何愚而不朗徹也耶。昌苟性地光明。流之筆墨。足以昭示學人。胡不自澈鬚眉。藏府中吟優游。几席充滿。烜天赫

地耀古輝。今之量直與黃岐兩光攝合。宣揚妙義。頃刻無欠。無餘。乃日弄精靈。向棘栗蓬中。葛藤窠裏。與昔賢校短論長。為五十步百步之走路頭。差別莫此為甚。發刻之稿。凡十易。已刻之板。凡四更。唯恐以凡人知見。雜揉聖神。知見敗絮。補葺美錦。然終不能免也。其於風寒暑濕燥火六氣。及雜證多門。殫一生力。補不能盡。補即殫十生力。補之不能盡。補從可推也。途窮思返。斬絕意識。直截歸禪。通身汗下。險矣險矣。尚敢漫言殊途同歸也哉。此重公案。俟可補乃補之耳。順治十五年上元吉旦。西昌喻昌嘉言老人時人年七十有四序。

四庫全書提要曰。國朝喻昌撰。昌既著尚論篇。發明傷寒之

理又取風寒暑濕燥火六氣及諸雜證分門別類以成是編
每門先冠以論次為法次為律法者治療之術運用之機律
者明著醫之所以失而判定其罪如抗獄然蓋古來醫書惟
著病源治法而多不及施治之失卽有辨明舛誤者亦僅偶
然附論而不能條條備摘其咎昌此書乃專為庸醫誤人而
作其分別疑似既深明毫釐千里之謬使臨證者不敢輕嘗
其扶摘瑕疵併使執不寒不熱不補不瀉之方苟且依違遷
延致變者皆無所遁其情狀亦可謂思患預防深得利人之
術者矣後附寓意草一卷皆其所治醫案首冠論二篇二曰
先議病後用藥一曰與門人定議病證次為治驗六十二條

皆及復推論務闡明審證用藥之所以然較各家醫案但泛
言某病用某藥者亦極有發明足資開悟焉

潘氏楫醫燈續焰

二十卷

存

潘楫曰本文計二千六百四十言凡六百六十句原名四言
脈訣乃宋南康紫虛隱君崔嘉彥希範所撰明蘄州月池子
李言聞子郁刪補之更名四言舉要其間脈證病因始備但
無註釋則不知讀者其所從來及增繁惑感庚寅春因及門之
請乃鼓志為釋不敢旁引外書唯首遵靈素次仲景傷寒

金匱下及張朱劉李諸賢論有精純明確者採之亦不敢以辭
害意并妄入臆說如意與理微則設喻形容翻覆錯辨務令
恍然在目豁然開心至若文之拙字之理在所勿論也因借
更名醫燈續焰尚俟高明者鑒教之

杭州府志曰潘楫字確南號鄧林少以孝悌聞賣藥都市中
人以韓伯林目之受業者數百輩觀其器宇即識為潘門弟
子始楫以兄善病特往師王紹隆終日夕視脈和藥洞極深
隱通於神明著醫燈續焰大有功于世

祝氏登元心醫集

六卷

存

自序曰人之藥有十其初未始不病而其後遂為病所不侵
靜坐去妄想一也獨處寡色慾二也隨遇甘澹薄三也作事
不使人疑四也行善不求人知五也同居正士相與無邪
人六也有財便恩施處藥益知危七也多觀經史無鄙隨之
病少用穢謀寡陷穿之設六也以不自病肢體必無大憂精
苟自豐飲食皆成妙藥九也原無自作之孽始可言數言天
具有不朽之神寧必問條問短十也人之病亦有十其初可
不藉藥而其後遂非藥所能及自用不用人一也聽巫不聽
醫二也信命不信藥三也重財不重命四也一日數易醫五

也。小病即着悟，篤病不着意。六也。與兒女為苟全之策，不與君子言受病之由。七也。病經歲月，不急尋針石，危在旦夕，猶情擾身家。八也。絕得生機，使圖音口，畧有起色，輒負醫流。九也。好言鬼神之事，而不加敬。如用本草諸書，而不深知。十也。太上以德，其次服藥。夫至服藥，亦甚不得已矣。高醫不可數遇，醫理可以講求。予究以有年，往往遇疑證，投藥立效。其理有為諸書所未明，其方又即眾醫所莫曉。但察脈獨真，故著功自異耳。因紀其證與其驗，并著其方，以公之世。昔順治庚寅孟春，龍丘祝登元，如穹父書於曠曠居。

洪氏 正立 醫衡

六卷
存

周亮工曰：歛人洪參岐，以醫名吾梁，著有醫衡。王雷臣為復刻之。賴古堂藏并集。

劉氏 默證治百問 蘇州府志作證治石鏡錄

四卷
存

唐起哲序曰：百問一書，昔默生劉先生所著。青瑤疑問是也。先生家世武林，受業於繆仲醇先生。明季時來寓蘇郡之吳趨坊，活人甚衆，名震當時。吳越縉紳先生靡不式敬。晚年頗

厭醇接於鼎興順治丙申間遂閉關養靜於所居之青瑤軒
門人劉紫谷葉其輝諸兄以先生有獨得之秘慮其失傳而
無以示後也於是因疑進問因問有答發明經旨剖析疑義
筆之於書三載成帙名之曰青瑤疑問蓋先生真積力久一
生所得出自心裁絕不摭拾前人一字因古今氣運之盛衰人
生賦稟之厚薄故論證則變通經義投劑則不執古方皆因
時制度折衷允當者也予與故友紫谷其輝兩兄以黃氏同
門之誼得見是書併悉其由予固誦之久矣每嘆先生諸友
門不能為先生付梓傳世以廣仁人之心徒藏之以為肘
後不傳之秘惜哉乃於浙賈書航忽得是書雖易為證治百

問而書則一字不異始知有海鹽臨初石子寶愛是書而
藉督學劉公以梓行於世者也自是先生之功永垂不朽矣
所可惜者實火效嗽之一證遺而不全作者之名隱而弗著
於是書不無缺焉然觀其序曰百問一書未悉初自何手又
云書成或有為石子稱功者石子不自居而曰亦惟歸其功
於作是書之人噫比之剽竊人書冒為已作以欺世者石子
可不謂君子人歟予不敏於默翁先生未經親炙而私淑之
久矣今將以原本補其所遺併表先生之姓氏與紫谷其輝
兩兄所以成先生之書者以告於世使知其所自云康熙己
巳孟夏茂苑唐起哲謹識

翟氏良醫學子啟蒙彙編

六卷

存

古方講意

未見

說統

未見

按右見孫廷銓江亭文集翟先生醫書序

鄭氏三山醫家烟戒

未見

徐枋序曰吳門鄭氏受業于李垣為帶下醫尚矣傳至三山先生而克大厥緒能弘其道博覽無不通病者毋論老幼男女沈痼疾一經診治其病如失故先生足跡所至趨之若鶩正如秦越人操術以歷試諸國隨俗濟時不名一家也如是者垂五十年其所全濟者無算矣而先生猶慨然曰噫是能起吾藥之所及不能起吾藥之所不及是能治病者而不能治治病者則吾所濟者狹而所救者末也夫醫者之所病病道少所以術不精而嘗試與術精矣而操心不仁其害皆足以殺人乃輒泰以漢來醫家事蹟凡降祥殃捷於影響者勸為一書名曰醫家烟戒將使作善者資其津梁作不善者誼

為殷鑒不亦偉乎吾聞一醫之良全活千萬人先生此書出而
勸戒學者昭示來茲是胥天下後世之醫而出于良也不將
胥天下後世而躋之仁壽之域哉嗟乎仁人用心其利溥矣
昔嚴君平隱居卜筮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
利害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于順與人臣依于忠各
因勢導之以善而人已默受其福是寓其教于卜者也若先
生者豈非醫教而與人為善者耶

居易堂集

華氏自達尊經集

二卷

未見

九江府志曰華自達號喬石德化文學也天性篤孝其父質
字公患痔手調飲食待寢處者六年凡中帟廁牘之具必躬
自浣濯少間即致志於醫醫質字公之心法也得自達闡明
之而益顯所著有尊經集上下二傳蓋岐黃之論為典謨以
上之書古奧幽深非淺見薄識者所能通曉時則王九達有
素問靈樞合類之編慮其割裂顛倒尊經之旨亦孟氏不得
已之心嘗著論外感如陰陽升降之候傳變順逆之機經
絡上下之屬論內傷如標本從違之數虛實補瀉之功寒熱
溫涼之理無不并分條貫閭里爭誦之當道聞其名召之絕
不應曰我為老諸生數十年村戶息奈何以方伎飾面目

向人耶然貧苦無告者不召輒往治之病已且數數以廬內
餽東門有孤貧麻姆患癱痛楚飲食復不繼自達聞之往診
曰高年正氣虛邪氣實不攻邪正氣無以自存遂進敗毒散
五劑癱得消日送飲食兼服補劑而愈業履岑樂休者患頭
痛體弱病久百藥無靈自達診之曰脈微數實火也誤以質
弱早投補劑故留而不去耳急進涼膈散一服而痊有丐者
患腫脹自達召至與以飲食煎茵陳五苓散飲之半晌小腹
脹痛不可忍橫言怨言復強飲溫水酒一壺溺如湧泉卧具
盡濕腫立消調以啓脾丸半月而痊其醫皆類此詳載尊
經集後醫案中順治初醫學乏人蕭國柱舉以自代周太守

璜敦請之不就晚得劇疾倉卒易箒附身之具一未備勉留
數日從容問曰事畢否草率畧具即起索筆硯咸謂當有遺
言乃伸紙疾書曰生平無所得惟此兩三壺一朝帶不去撒
手隨大虛擲筆而逝

俞氏堅醫學子慎術

未見

嘉定縣志曰俞堅字一心居北城曾祖璵祖都世有隱德父
琳精堪輿術堅品行方正少學醫於隱士金汝鉉常起危疾
每慮藥性多偏小不謹輒致害人著醫學慎術以發明其
旨

顧氏闕名燕臺醫案

未見

毛奇齡序曰倉公受扁鵲之書于公乘陽慶逮其家居漢帝嘗其治病所驗者記之于冊此後人醫案所自始也顧治十得九世難其人浸假得失平參世必好舉其所失而略其所得况浮湛湯液因循取驗其得失原無成形安能歷考其所得而為之記之雲間顧先生不然先生以經義治四門學作選人京師藉藉聞先生善醫其家居時每醫人有成績稱聖儒其為聲在崔長史李慶嗣上姑請召之而先生亦復以邱舍岑寂即應召往顧京師多官私醫萃天下之能醫者而儼

于其間自給事內廷以至跣跣幸者舍比比而是即有詔召問按驗亦別有給事在左右者而先生非其人也然而所至輒起亦且有醫藥已病之狀書之成帙夫上醫醫國其次醫人夫人而知之矣生平讀書講道治舉子之學原不能挾陰陽之精調燮補助而即其試仕方州驟膺民物其張弛激揚亦何能展我欲為而有如呼吸之間就人之死生轉旋俄頃以與造物者爭其權度此亦吾儒施濟一快事也若夫其按可驗則予之家人已列其一如薄真女子者又何怪焉西河合集

余氏元度用藥心法

未見

華希閔序曰余舉業之暇喜讀岐黃書喜與岐黃家言言人殊其學有据依不為夸言欺世者莫如外舅余元度先生先生之言曰治病之法在望問聞切切以探其內之情望聞問以盡其外之形情隱而形顯故望聞問較先于切今人喜言切脈而畧于對證者蔽也先生之學傳自異人鏡機子治病百無悞嘗語余病一而證之變凡幾證一而候之變凡幾識其證審其候而後可以用藥余既盡聞其證候諸變說退疏其言成帙竊謂可盡乎人之病矣盡乎吾藥之法矣名曰用藥心法寫二帙一授兒喜^嘉一授從弟延綠閣集

王氏夢蘭秘方集驗

二卷

存

自序畧曰近世方術之秘者多矣但秘無不驗驗何取乎秘而世之人始因秘求驗繼因驗及秘即出而公世者最不秘矣時慮其或驗或不驗又不能集所屢驗以盡去所未驗於是秘者則益秘驗者不即驗此予之因有是役也曰秘方者秘則傳人所不傳也曰集驗者驗則試人所屢試也不秘不驗者概置不集集必秘秘必驗秘必驗者始命諸梓以廣其傳仁和醒菴主人王夢蘭敬題

存

自序曰余年十二先母周夫人見背先君子君輔公杜門讀書道義自許口不道阿堵字以故家貧甚嘗寄食子佩舅氏家舅氏撫教有加焉於時明發有懷因思生戚遑遑大病每於誦讀之暇間覽方書先君子遂謂小子曰汝有意於此乎古人不得為良相每願良醫蓋良相良醫其功正相等耳果能精之則可以自療并可以療人亦內典所自利利他之道也予拜訓之下深謝不敏長而遭滄桑之變寄跡於窮

隆之陽人有疾者按方加減與之所投輒效因而叩戶求方者殆無虛晷是竊思古人陳案雖各臻其妙然論多方雜未易窺測不免楊朱之嘆故於晨窓夕几究心靈素博涉群書斟酌盡善成山居述四卷有論有方有經有變頗備苦心但力綿不克就梓久置度閣今年春偶公遜叔過齋頭見而閱之謂曰汝有此而不與人共之不亦同於懷寶迷拜者乎且汝先子之言具在顧其忘諸予益唯々謝不敏長夏無事因於山居述中簡其要者為主方隨證加減一證一方以見其常加減附論以通其變編為俚句名曰說約庶幾學岐黃者得會歸之源去煩苦之失耳若曰從此活人功與調元者等則予豈

敢康熙二年夏四月古吳自了漢蔣示吉仲芳氏識

山居述

四卷

未見

醫旨意商

一卷

存

醫旨宗小補

九卷

未見

通醫外治

一卷

存

尤乘序畧曰先生乃周忠公從外孫世居婁江因母氏而遷金閶桐涇一曲時應病家之請往來松浙間默契往聖之神訪異人之指授臨證已多活人無算囊中懷醫旨宗小補九卷首重法次論方一法可法眾病一病亦具諸法實靈素之階梯後學之指南也復撰通醫外治一卷頭面手足九竅皮毛之疾俱能不藥而愈余喟然嘆曰用心之密學問之博有如此乎治病如治國用藥如用兵湯丸服餌內攻也敷扇等

法外應也。以此攻疾，不瘳，嗚呼！白駒易過，紆金拖紫，同草木腐者多矣。先生立此不朽之業，豈僅為大江以南一人而已哉！余固知其非尋常人也。

朱氏鳳台醫學集要

九卷

存

張氏石資蒙醫徑

三卷

存

引曰：夫醫者意也。呼吸操生死之權，用藥仔病人之命，迷不

窮而心不慎者可乎。余歷驗焉。倘臨證意忽，則負病人弗淺也。何者？凡際視證，貴在當機。有一段治驗，未有不活。驗之醫而能起沈痾之病，司斯術者，蓋自問焉。得迷之窮乎？得臨證之意乎？得病脈之符乎？得虛實之準乎？得輕重之量乎？得生死之訣乎？對病者得自心之無疑乎？矢神天得自心之無愧乎？試自歷問，吾斯能信。敢當仁心仁術之權，是操三折其肱也。有神虛不宜補，益者火盛不宜導，泄者痰盛不宜行，吐者咳喘不宜止，嗽者患痰不宜止，痛者麻木不宜疏，風者噦嘔不宜止，吐者失血不宜止，血者感冒不宜表，汗者腹脹不宜消，導者病在上而不可降者，病在下而不可升者，病在緩而

急醫者病在亟而緩醫者有脈不符病者有病不投藥者有服藥而不愈者有不服藥而自愈者如此情弊大不可不察神虛不宜補益者邪盛雖虛而惠補火盛不宜導泄者火激而愈熾痰盛不宜行吐者氣逆而痰生欬喘不宜止嗽者嗽止而肺斂疼痛而不宜止痛者遏氣而弗伸麻木不宜疏風者耗血而生痺噦嘔不宜止吐者蘊病而收脾失血而不宜止血者瘀積而成瘵感冒而不宜表汗者氣弱而防危腹脹而不可消導者謹嚴而剝胃病在上而不宜降者防毒而入臟病在下而不宜升者恐毒而升提病在緩而急醫者防後變證病在緩而緩醫者峻藥難支有脈不符病者臨病未細有

病而不投藥者自反其醫有服藥而不愈者病人神短有不藥而自愈者遭際庸醫究竟今之術士不檢自之心病而濫醫人之身病謂濫竿軒岐無怪其不明典籍也青囊秘笈之繁使今人難於述趨習寡猶無習也非吾儒考試而後可以拔萃超群不佞雁難得夢中之境界將生平所得之術著以成卷蒙神人目之曰資蒙醫徑是排遣難裏毛錐以消狂門永日門徒遂爾錄梓敢曰於岐黃為有小補噫與其不學無術能讀此資蒙醫徑詎有戕人之命乎醫者意也苟得其意則臨證變化而取效者之謂神吾不知其罵我罪我者若許乎

程氏林即得方

未見

尤侗序曰吾友蔣虎臣太史嘗著蔣說其所鈔禁方居十之五皆世所不經見者予既奇而錄之復詰之曰子之方其得之傳聞乎其有所試乎蔣子笑曰吾非有所試也往予善病多從人乞方以方告者日來予善其說之可以救人也故筆之于書其驗與不驗則未可知也予曰若然則自成其為蔣方而已夫學琴之子必出牙曠之門學書之子必入鐘王之室然使拊弦而忘勾剔握管而誤波戈不過發溺人之一笑而無傷焉若學醫人費而可以請嘗試乎幸子之未學醫而

人或不予信也于是蔣子笑而止新安程雲來先生予聞其名而未識也及門周兩三携其所輯即得方示予將梓以行而命一言予非越人惡知醫意然發其書而讀之大約羅古人已驗之方四擇其尤簡易者程子于此道三折肱矣述而不作其慎如是且慮窮鄉逆旅寒暑倉黃未能蓄著夏於三年求緩和于十里故以是書懸之肘後撮在目前事半功倍其術至良其心亦至苦矣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予雖未敢決其方之心驗與否然如先生自言不出戶庭立可奏效雖有參差于病無損則誠乎篤論也予既以告周子周子請益予戲語之曰昔范武子有疾從張湛求方湛授以六物用損讀

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且晚起五夜早眠六范
一服而愈此亦吾家即效方也幸以此復程先生書成當郵
寄蔣子蔣子且听然而笑曰尤子欺予哉如此方者吾又將
筆之蔣說也西堂雜俎二集

醫暇卮言

未見

尤侗序曰新安程雲來先生嘗輯即得方予既序而行之矣
居久之復出醫暇卮言示予予讀而笑曰嘻夫醫安得暇哉
世所謂名醫吾知之矣且起而納謁者屢滿戶馬入其室問
其疾各投以藥而去其士大夫以折簡邀者則登名于版日

中而食肩輿而出望門而止候主人之顏色酬酢未畢索筆
定案以授使者歸而謀之弟子俾參劑焉抵暮而返則藥囊
果然矣其為小兒醫者晝居不出昏夜叩人之門戶秉燭一
視疾趨而出若驛傳之速漏盡始休或要于路或候于門皆
喜其來而恨其晚也其下醫竊慕之雖病者之有無多寡未
可知徃徃乘車從僕招搖過市窮日之力而後已見者詫之
曰夫夫也忙甚必名醫也醫安得暇乎哉先生曰唯唯否否
醫而不暇何以為醫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是故以志一之
以氣輔之以理持之以神守之寂而通之息而游之此豈汲
汲遑遑所能治乎夫治病猶治兵也藥鍼之稱晉師曰好以

暇金鼓方急使攝飲焉鄢陵所以勝也諸葛之羽扇謝艾之
胡床蔡邕之投壺安石之賭墅皆暇也予之治病亦如是矣
或謂先生既暇當問難之書何取乎卮言蓋聞之許子醫
者意也意之所解不可言傳故先生即得方述而不作也若
其卮言籠天地羅萬物沈洋縱恣于堅白同異之說不言醫
醫通寓焉劉輪之說通于讀書解牛之旨進于養生觀卮言
則問難思過半矣周禮醫事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
三次之十失四為下未有即得者先生之即得先生之暇為
之也夫西堂雜俎二集

胡氏其重醫約先規

未見

醫門博要

未見

急救危證簡便驗方

二卷

存

急救危證簡便驗方續集

二卷

存

自序畧曰予不敏自髫年誦讀之餘即嗜軒岐之學竊嘗萃

其要旨約其治法纂為醫約先規而又博涉群書挹其精英
名曰醫門博要尚有未竣行將次第登梨就正有道姑先梓
急救危證簡便驗方以便貧乏而濟倉卒一時仁人君子業
蒙鑒賞但尚有遺珠兼以新得暨向來所得奇秘諸方與夫
輕緩諸證但割愛姑置未遑詳載恐當檢用之時致有遺漏
之嗟茲集乃補其未備續其全貂公其秘密如入寶山任其
取用不更愉快也哉因值力綿未能續梓鄧翁仲貞修長者
行勇于為善且無倦心復與謀之翁毅然曰記有云已所不
欲勿施于人今人之所快即予之所快亦即世人之所共快
也其施又烏容已已復同張翁令儀助資剞劂與前方並廣

其傳其廓然大公之心痼瘼一體之念吾于兩翁親見之矣
亦何幸焉

陳氏謨神驗單方

一卷

存

羅氏美古今名醫方論

四卷

未見

古今名醫圖彙粹

八卷

存

徐文明序畧曰本朝康熙乙卯年間有新安羅東美先生當代之名賢也著作頗多惜乎不能概行於世流傳惟有古今名醫方論四卷古今名醫彙粹八卷其方論四卷久已登之棗栗嘉惠後學矣而彙粹八卷抄本係文之祖遺家傳珍秘是書本乎靈素二經證以病情而彙集之也此乃先生苦心評定者又慈谿柯韻伯先生所參校可謂濟世之梁筏醫學之精髓也思夫學問乃天下公共之事豈可私于一己而秘之于家者也用是于嘉慶己未年仲春商之于陶氏栢筠堂鐫板流傳以公同好庶幾習是業者得以究其精微相期進

乎堂奧也云

亡名氏跋曰澹生先生姓羅名美新安人喬居虞山以名儒而兼習岐黃術生平制述甚富惟名醫方論一書已刊布人間是書比旨彙集前賢精蘊純一而不流於詭異非手眼俱到者採取曷能盡善焉庚辰春得之友人齋頭故喜欲繕寫無如何踈惰之至迨辛巳之秋七月告成特是舛錯頗多雖略為較正終不免魯魚亥豕之譏善讀書者領畧其意味而尋繹之則可矣

按是書抄本亦八卷有亡名氏跋寬政丁巳先子得之長崎鎮臺平賀氏先子曰是當乾隆中人所錄據此文

則羅名美字澹生刻本單稱東美先生似是別字

高氏鼓峯醫家心法已任編作四明心法

一卷已任編作三卷

存

胡珏序曰浙中精于醫學者有二高子居錢唐者曰士宗先生居四明者曰鼓峰先生余志學時慕士宗先生之名欲受業其門迫于貧不果每得其著述不厭研究以為私淑之益洎後聞鼓峰先生所言多奇論治病多奇中則又心竊願見之而不獲一晤其人以為恨乙巳春越溪王謙中來為余言鼓峰醫術當代少有出其右者且以其所著醫家心法示余

余深喜數十年景企之私一旦得讀其書不啻見其人何快如之及披閱終編見其用心似欲出前人意表而修辭不免紕繆于軒岐仲景心竊異之鼓峰之奇乃如是歟何所見與所聞之不同也夫天下之理莫不求于正何有于奇意主于奇則索隱行怪而惑欺世人之言出未有不悖聖賢之道者讀鼓峰之書而想其平日之所言所行時出于奇者亦約畧可見較之士宗之持身整飭應事周慎而其著述典而可則者不相徑庭歟不揣鄙陋就其書中有不合于軒岐正義者妄為糾正爰以濟世之心切也鼓峰而心存乎濟世者諒不以予言為吹索也夫雍正三年歲次乙巳喜平既望錢塘胡

珥念菴氏識

四明醫案

一卷

存

呂氏東莊醫案

一卷

存

按潛邨楊乘六雲峰合以上三書及西塘感症凡四種
增以評點題曰已任編

醫籍考卷六十三

醫籍考卷六十四

東都 丹波元胤紹翁 編

方論 四十二

郭氏志遠 痧脹玉衡書

三卷

存

王庭序曰憶昔癸未秋余在燕都其時疫病大作患者胸腹
稍滿生白毛如羊日死人數千竟不知所名有海昌明經李
君見之曰此痧也排之以鍼血出病隨手愈於是城中昇而
就醫者亦日以千計比自得愈而去頃之證變而為嗽嗽甚輕

不半日隨斃時李君已出都有知者曰此亦痧也用前法挑之亦隨愈矣余時目擊其事歸而與知醫者言之卒疑信交半無何則吾鄉挑痧之法盛行矣先是鄉人有糞穢感痧例用錢物蘸油而刮及此多用挑然行之大都婦人以故為名醫者不道及考諸醫書古時未有論及後人稍有青筋之說仍略而不詳因而求人之信者少疑者益多用藥之方遂置之不論人不幸犯是證無得全者噫是可憫也友人右陶郭君明理讀書旁搜醫學見近之患痧者日益衆而治痧者不聞乃精心殫思推原於小兒痧疹之理兼求之古方多有不言痧而見痧之意者且驗之諸所救療無或爽因以自信

遂發願廣之天下後世為百千萬人命之救著有玉衡一書右陶之心切矣右陶之功大矣右陶嘗言痧本無定脈凡脈與所患之證不相應者即為痧之脈痧亦無定證或感風感食感勞感痰而以本證治之不效者皆為痧之證為立之方使知導也為記之驗使知信也後以藥性終之使知用之有宜不宜不與他證同也右陶治痧之法於是書乎全而世人將讀其書以治痧兼以治右陶之所不及治右陶之心於是大快雖不欲居其功功又安歸哉余既見痧之事又信右陶之說敢為之言雖然不足為愚者道也康熙十四年乙卯重

陽日

朱氏鴻雪方便書

十卷

未見

錢朝鼎序曰：宇內書籍，莫尊於聖經賢傳，其次百家著述，有切於民生日用者，無如醫。故秦火之厄，神農岐黃之編，得與壁經俱存。自後醫書之廣，不下八百餘家，即白首其業者，尚不能遍覽。況不為醫者哉？吾虞朱子若瑛，貧士也，心存利濟，選古今名醫經驗單方，集為方便書十卷，救急須知一卷。凡有疾者，不必求醫，不必市藥，信手拈來，立可奏效。且一覽了然，賢愚共曉，家藏一冊，則人可為醫，謂之方便，詢不誣矣。昔

陸羽著茶經，王績著酒經，俱足不朽。然未若是編之有益於民生也。喜為之序。昔康熙十六年三月朔日。

方便書補遺

一卷

存

救急須知

一卷

未見

張氏勇方以類聚

五十卷目錄一卷

存

自序曰余善病且連年同諸將士以野為家以幕為宇其間風寒暑濕加之饑飽勞役何非病因也則藥所必需豈敢以未達輕試則本草綱目所必需即以其中所附方酌而用之頗獲効每惜散見查檢為難適際休沐皋蘭病忽劇其需方藥為尤切因念人之遇病也皆猶是矣尋差遂命類而聚之群而分之始知綱目收方味不多而為力專直入之功也其有安卧床箦孝子頃孫之環侍又以落落晨星嘗而進之乎則準繩諸書多方調護之劑所以需先為不可敗義也因益之不辨病名不明病因則方難用故前截諸論而條列之且

削原方泛濫及譽詞慮厭達人目也能於五十卷內會其間而備運用一心則亢害承制之理亦在是 卽依靈素諸家五運六氣一作癡觀未必不如周禮不可行井田不可復適足以壞人證耳康熙十六年重陽日關中飛熊氏題

余金曰靖逆侯張勇字飛熊國初定鼎卽仗劍出關求見英王王大奇之提肅甘肅知吳三桂將反命子雲翼間道入都首發其姦聖祖親解御袍賜之功成後謚襄壯相傳其封公夢夏侯惇而生侯薨後葬墳掘地得夏侯碑碣亦奇事也

熙朝新語

按先子曰飛熊氏未詳何人自序稱連年同諸將士以

野為家以幕為宇知是武職而非醫家也近閱黎士弘
託素齋集有贈將軍張飛熊詩當是其人

王氏 萬全備急方

一卷

存

自序曰庚申夏秋之交江南淫潦為災饑饉載塗繼以疫癘
大師相閔府慕公既以蠲賑得請於朝復大施方藥以療民
疾所全活者以億萬計上洋曹君綠巖聞而謂余曰我聞病
有萬端藥亦千變今閔府以一方療眾疾亦有說乎余應之
曰丹溪有言矣雜合之病當以雜合之法治之今江南所患

正天行雜合之法治之今江南所患正天行雜合病也似瘧
非瘧似痢非痢治以雜合則生治以瘧痢則死閔府所傳信
有本矣綠巖又曰是方也獨不可以療眾疾乎余又應之曰
一方療眾疾者天行病也一方療一病者正病也治天行者
不可以治正病猶之治正病者不可以治天行苟不明乎十
劑之宜八方之制而欲執古方以治今病未必能一一活人
也雖然余聞夫窮僻之鄉貧窶之子與夫梯山航海之客一
旦有疾不能猝致良醫不能猝求良藥非委命庸工即束手
視斃以此大枉甚多間嘗上執昔農經下考仲景以來二百七
十餘家之書知天地生一物即有一性生民有一病即有一

治大抵山居知木濕居知草漁佃者如飛走蟲魚如油煎可
以引髮蛇蘇子可以吐雞雛鷓鴣殺盡癩髓辟尸之類凡耳
目間仰取俯拾何物非藥何藥無治矣必生而神靈始能遇
物辨性身試百毒後乃按藥已病哉所以昔賢如孫思邈張
文仲張雞峯各有隨身備急方以救世備急云者法取經驗
品從簡易也余於編輯傷寒雜證全書之暇以其緒餘亦手
錄備急方八百餘首另為一編名曰萬全備急方其間錄其
功必表其過用其正間收其奇方則宜於貧賤者多宜於富
貴者少藥則得之山野者多得之市肆者少蓋富貴之家市
肆之地易致良醫易求良藥於備急之義無所取爾也然是

書也或一證數方或一藥數治雖曰小方合之而即為大方
雖曰奇方兩之而即為偶方又重之而即為複方惟在用藥
者神而明之則長沙河間東垣丹溪諸大家俱可變化於八
百方短護之中豈特區之備急云爾哉緣巖始躍然起曰閔
府慕公身為師相以仁政佐國家活萬民今子身為布衣亦
出名方活人無算良相良醫地不同也而心同有如是乎是
書也請為君梓之余謝不敏曰君言過矣君以好生為德是
書也余輯之君梓之苟以是為好生錄則君與余共之可也
他則何敢因序其問答以弁於簡端昔康熙十有九年菊月
中浣吳畹東臯王栩謹序

萬全備急續方

一卷

存

跋曰予備急初編成於庚申之冬刻期告竣以應我綠巖先生救世活人之請殊未愜予懷也次年復從吳下白門蒐羅坊刻舊本有似葛洪肘后澹寮百一者數家翻覆簡閱去其雷同舛謬更得名方四百餘則彙而觀之庶可以悉病情窮藥用矣遂錄而呈之綠巖先生先生能以覺言諸書醫眾生心更能以是書醫眾生病是亦當今之五地菩薩乎癸亥春仲平浣王翊謹跋

雜證圓機

未見

按右見于嘉定縣志

沈氏頰病機彙編

十八卷

存

蘇州府志曰沈頰字朗仲顯弟以醫擅名品行高雅士論重之

馬氏俶印機草

一卷

存

馬師津梁

八卷

未見

四庫全書提要曰國朝馬元儀撰元儀蘇州人是編前有雍正壬子汪濂夫序稱元儀受學於雲間李士材西昌喻喜言士材李仲梓之字嘉言喻昌之字二人皆國初人則元儀著書當在康熙初矣其曰馬師津梁者蓋元儀門人姜忠吾傳其鈔本濂夫追題此名非其本目也所論多原本舊文大抵謹守繩尺不敢放言高論亦不能有所發明所載諸方或與

所論不甚符如中風一門既知病由內虛不屬外邪而附方仍多驅風滌痰一切峻利之藥知其未見寒致百寒見執醫執隨時補救之技非神明其意運用自如者矣

蕭氏壘醫學經論全集

一百三十卷

未見

蕭壘曰醫學經論全集凡八種雜證八十卷傷寒八卷幼科雜證八卷痘疹十卷方論八卷本草八卷脈學四卷統彙經論而各自分帙女科八卷其一也全書共得一百三十四卷云
女科經論凡例

汪氏璠醫意不執方

未見

按右見于李逢春傷寒論辨證廣註跋

張氏志聰侶山堂類辨

二卷

存

自序曰余家胥山之陰峩嵒之麓有石壘焉紛出余因其屹然立者植之為峰塊然枵者依之為岡峭然削洞然谷者綴之為曲屈為深窈就其上築數椽而南則構軒臨其山客有訪余者望其蔚蔚陰秀咸低徊留之擬冷泉風况焉余日坐

卧軒中幾三十年凡所著述悉于此中得之去冬素問成漸次問世偶慨嘆曰既闡聖緒仍任習訛譬比倒瀾等同鷗泛爰是錯綜盡蘊參伍考詳隨類而辯起焉雖然惡乎辯哉夫天下有理所同者同無容辯天下有理所異者異亦無容辯即天下有理之同而勿為理之所異理之異而或為理之所同者同中異異中同又無容辯惟是理之同矣而同者竟若異理之異矣而異者竟勿同同之不可為異異之不可為同又何容無辯辯之而使後世知其同即知其所以異矣知其異即知其所以同矣知其同不為異異不為同即知其所以同所以異矣無事辯矣若曰予好豈敢云然康熙歲次庚戌

正陽月西冷隱菴張志聰書于崑池之花闌

王琦跋曰聞之耆老自順治至康熙之初四十年間外郡人稱武林為醫藪蓋其時盧君晉公以禪理參證醫理治奇疾輒效名動一時張君隱菴繼之而起名與相埒構侶山堂招同學友生及諸門弟子講論其中參考經論之同異而辨其是非于是談軒岐之學者咸向往于兩君之門稱極盛焉兩君所著書皆堪傳世張氏所輯者俱已授梓行世甫及百年流傳日久其針灸秘傳及侶山堂類辨二種已難得購余尋之有年始得類辨一種觀其準古衡今析疑糾謬足為後學規矩準繩亟為重梓以廣其傳後之學者苟以此為指南庶

湯

能得正道而由之寧有岐路之迷邪徑之誤哉隱菴初為糧道諸吏糧道患癰閉諸醫用藥皆罔效或薦隱菴隱菴以補中益氣投之一劑而愈或問之曰人治以降利之藥而不效子易以升提之藥而效其理安在隱菴曰公不見夫水注于平閉其上而倒懸之點滴不能下也去其上之閉而水自流通非其法耶今閱編中所釋將欲下之必先舉之而引轆轤之繩以喻正是此理人能以此法觸類而通之醫法固無盡藏哉茲事余益聞之黃君觀石者如是近又聞張君東扶言盧晉公事糧道患內閉溺不得下勢甚亟諸醫皆束手晉公先生以人參麻黃各一兩定劑諸醫囁嚅不敢謂是糧道不

疑而飲其藥不踰時溺下糧道喜以千金贈晉公與予前所
聞者異辭予意盧張二君所治各一當事而傳者均屬之糧
道致有異同之疑耳黃張二友皆非妄言者故並紀之以為
治癰閉之法并以證此帙中名言精理所蘊不少人當殫思
細參以收其益慎毋視為淺近而忽之也乾隆己丑三月五
日戊子胥山老人王琦跋

高氏世村醫學真傳

一卷

存

王嘉嗣序曰醫之道奚起乎造物以正氣生人而不能無失

札疫癘之患故復假諸物性之相輔相制者以為補救而寄
其權于醫夫可使壽弱可使強病可使痊困可使起醫實代
天生人參其功而平其憾者也溯自農皇肇起辨草木以著
藥性軒岐繼作明陰陽以著內經至漢末篤生張仲景先
師上承農軒之理著卒病雜病兩論率皆倡明正學以
垂醫道統仲師既沒而經論之道遂失其傳舛謬紛紜靡所
止極甚且家自為書人自為學世之所以賴有醫者反
不若無醫之為愈每為曠覽竊嘗病之我士宗夫子性
靈獨異學識超羣註釋經論既已述大道而正其傳暇
日集羣羊弟子往復論難提命之下及門手錄顏曰醫學

真傳其間陰陽血氣藏府經絡與夫五運六氣之理凡前
聖所孕含未剖者闡著靡遺而諸書所表章未備
者迄無餘蘊洵足補救斯人而為功于造物其所係豈
淺鮮哉嗣等彙集成帙摘其要者梓以問世比皆知醫之
傳有其具而學以不偽是誠我夫子扶挽斯道之志也
夫皆康熙己卯之春錢唐王嘉嗣子佳敬題

陸氏圻醫林口譜

海寧續目二卷

未見

醫案

海寧續目一卷

未見

醫林新論

未見

按右見于張氏醫通引用書目海寧續目有醫論十篇
豈同書歟

汪氏昂醫方集解

三卷

存

自序曰孔子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夫仁為心性之學尚不可以無方況乎百家衆藝可以無方而能善此乎諸藝之中醫為尤重以其為生人之司命而聖人之所必慎者也竊嘗思之凡病必有症症者證也有斯病必形斯候者也證必有脈脈者藏府經絡寒熱虛實所由分也有與證相符者有與證不相符者必參驗之而後可施治者也察脈辨證而方立焉方者一定不可易之名有是病者必主是藥非可移游彼此用之為嘗試者也方之祖始于仲景後人觸類擴而充之不可計殫然皆不能越仲景之範圍蓋前人作法後人因焉創始者難為方後起者易為功取古人已驗之成規

而斟酌用之為効不既易乎然而執方醫病而病不能瘳甚或反以殺人者又何以說焉則以脈證未辨藥性未明惑于似而友失其真知有方而不知方之解故也方之有解始于成無己無己慨仲景之書後罕識爰取傷寒論而訓詁之詮症釋方使觀者有所循入誠哉仲景之功臣而後覺之先導矣厥後名賢輩出謂當踵事增華折微闡奧使古方時方大明于世寧不愉快夫何著方者日益多註方者不再見豈金鍼不度歟抑工于醫者未必工于文詞不能達意遂置而不講歟迄明始有吳鶴皋之醫方考文義精疎同人贈灸是以梨棗再易豈為空谷足音故見之而易喜歟然吳氏但一

家之言其于致遠鉤深或未徹盡茲特博採廣搜網羅群
精窮蘊奧或同或異各存所見以備參稽使探寶者不止一
藏嘗鼎者不僅一齎幾病者觀之得以印證用者據之不致
徑庭寧非衛生之一助歟或曰善師者不陳得魚者忘筌運
用之妙在于一心何以方為余曰般墜不棄規矩師曠不廢
六律夫易之為書變動不居然亦有變易不易二義故曰著
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夫卦誠方矣豈方智之中遂無
圓神之妙也哉吾願讀吾書者取是方而圓用之斯真為得
方之解也已康熙壬戌歲陽月休寧詎菴汪昂題

醫方湯頭歌括

一卷

存

李氏文來醫鑑

十卷

未見

四庫全書提要曰國朝李文來編文來字昌期婺源人初休
寧汪柅作醫方集解本草備要二書淺顯易明頗行於世康
熙丙子文采撮合兩書條分縷析分類排纂以成是書名曰
李氏醫鑑實則汪氏書也又以雜證及傷寒有未備者更輯
為續補二卷末附柅所作三集命門辨一篇梅啟昌鑑成請正

於桓詳校差謬玉成完璧更授以是編附刻卷末則文來輯是書時桓尚無恙今所手定無異矣

按著醫方集解本草備要者汪桓之兄昂也提要何以相混若此

醫鑑續補

二卷

未見

尤氏乘壽世青編

二卷

存

徐氏人鳳醫方指南

十卷

存

陳氏士鐸石室秘錄

六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國朝陳士鐸撰士鐸字遠公山陰人是書託名岐伯所傳張機華佗等所發明雷公所增補凡分一百二十八法議論詭異所列之方多不經見稱康熙丁卯遇岐伯諸人於京都親受其法前有岐伯序自題中清殿下宏宣

秘錄無上天大帝真君又有張機序自題廣蘊真人方術家
固多依託然未見怪妄至此者亦拙於作偽矣

辨證錄

十四卷

存

自序曰丁卯秋余客燕市黃菊初開懷人自遠忽聞剝啄聲
啓扉迓之見二老者衣冠偉甚余竒之載拜問曰先生何方
來得毋有竒聞誨鐸乎二老者曰聞君好醫特來辨難耳余
謝不敏二老者曰君擅著作才何不著書君自雄顧咕咕時
執云竊耻之余壯其言乃尚論靈素諸書辨脈辨證多非世間

語

余益竒之數共晨夕遂盡聞緒論閱五月別去訓鐸曰今而
後君可出而著書矣鐸退而記憶合以所試方日書數則久
乃成帙夫醫道之難也不辨脈罔識脈之微不辨證罔識證
之變今世人習診者亦甚多矣言人人殊究不得其指歸似
宜辨脈不必辨證也雖然辨脈難知不若辨證易知也古雖
有從脈不從證之文畢竟從脈者少從證者衆且證亦不易
辨也今人所共知者必不辨也古人所已言者不必辨也必
取今人之所不敢言與古人之所未及言者而暢辨之論其
證之所必有非詭其理之所或無乍聞之而竒徐思之而實
未竒也客曰布帛菽粟可以活人安在談醫之必竒乎余謝

之曰布帛菽粟平淡無奇而治人之理實奇也日服之而不知其何以温日食之而不知其何以飽致使其理之彰可也鐸之辨證猶談布帛菽粟之理耳客又笑曰君辨理奇矣已足顯著作之才奚必託仙以銜奇耶鐸尼山之弟子也敢輕言著作乎聞二先生教亦述之而已矣何必諱其非仙哉仙不必諱而必謂見書非述也得欺世以銜奇乎書非銜奇而仍以奇聞名者以鐸聞二先生之教不過五閱月耳數十萬言盡記憶無忘述之成帙是則可奇者乎豈矜世以銜奇哉山陰陳士鐸敬之甫號別遠公又號朱華子題於大雅堂

李氏用粹證治彙補

八卷

存

自序畧曰古人之說各有一長取其所長合為全璧先聖後聖其揆一也然廣徵萬卷恐多岐亡羊專執一說是守株待兔不若內遵經旨外律諸家者為當耳于是揣孤陋取古人書而彙集之刪其繁而存其要補其缺而正其偏每證列成一章每章分為數節其間首述靈素示尊經也下註書目傳道統也冠以大意提綱領也贅以管見補遺畧也稿凡三易輯成數卷顏其端曰證治彙補蓋欲以彙合古人之精意而補古人之未備也大概此集編次法即為臨證審治法先

以病因詳標本也。次以外候察病狀也。次條目審經絡也。次辨證決疑似也。次脈象憑折衷也。次治法調虛實也。次切法垂竒方也。次用藥指入門也。續以附證博學同也。終以方劑與繩墨也。每證之中首尾編次皆列為十事。如是而大綱畢備。條理井然。合其章句。前後相貫。分其節目。次第成章。庶幾流覽誦讀無太繁太簡之弊。俾賢智者俯而就之。卽不及者亦跂而致之。是或繼往開來之一助耳。但病機變化誠難盡於紙上。陳言證治玄融。豈易罄夫心中妙理。秀才末學。彙集少文。是知規矩不足。盡匠氏之功。殷率無以喻射者之智。彼臨機應變。必竣神聖通心。舉錯合宜。方為化工在手。斯實望

於世之君子。皆康熙丁卯孟冬上澣申江李用粹修之。氏題劉氏曉濟人寶笈

二卷

存

王氏宏翰醫學原始

九卷

存

自序曰。蓋聞憂於道者神清。精於學者靡暇。是以學問之原。須應致知格物。而格學之功。莫不有機焉。余少苦志業儒。因慕古人有言。不為良相。則為良醫。然良醫豈易言哉。上知天

文氣運之變化。下達地理萬物之質性。中明人事情欲之乘。克度幾醫學之原。在於斯矣。愚雖不敏。每思人之性命於天。而本來之原務。須明確。不致貿貿虛度。於是從師討究。博訪異人。而軒岐叔和仲景東垣河間諸家。及天文坤輿性學等書。羅核詳攷。而天地造化之理。五運六氣之變遷。人身氣血之盈虛。藏府經絡之病機。悉皆參論。至於人之受命本末。最為闡切。先儒雖有諄諄之論。今儒務末置而不講。雖有論者。俱多遠儒近釋。大醫大儒。道無二理。亦豈慣二乎。愚慨性命之學不明。今而幸聞九究確。而得於心者。不敢私秘。首立元神元質一說。明人道之生機。上帝賦畀之本原。一燭了然。不

使誘入修煉旁門之悞。次論受形男女之分別。知受賦之命之原。命既立矣。而元質生機。原係四元行締結。資飲食而成。四液歸四液。以發知覺。而五官四司。得以涉記明暗。至寤寐睡夢。前人論而不確。或言夢乃魂出而成。殊不知魂合身生。魂離身死。豈有魂遊千萬里之外。而一喚即歸醒之理乎。又道家託言出神遠遊。虛幻妄誕之談。俱經分晰。理明人五藏六府。其中各有胎生之原。病如心藏。鶻弱小者。心脆。心脆則善病消癰熱。中肺藏。合脈張脇者。肺下。肺下則善肋下痛。醫逢此證。若不胸有靈素。何以知其原。又醫不知經絡。猶夜行無燭。是以一藏一府之下。詳論經絡脈穴起止病原。分列

每經正側細圖致內照灼然及奇經八脈之奧亦並陳綴至
周身俞穴主病針灸補瀉之法俱經詳悉而引經用藥之理
靡不由斯凡昔賢與儒說不出於醫而有關於性旨者亦辯
悉而著之間以不揣之愚附管窺以綴其中皆出乎性學之
實理不敢以意為度也使學者知變化曲折之深得探性命
之原亦未必不於是而得之豈止醫道云乎哉付諸梨棗以
公於世若當吾世有高明之彥積乎學之深而更得其淵源
為余意之所未及者猶幸而望其教我以教天下者也康熙
二十七年端月下浣雲間浩然子王宏翰自撰

病機洞垣

未見

按右見于吳縣志

程氏履新易簡方論

六卷

存

引曰嘗讀內經妙義如牟尼珠活活二潑潑二莫可端倪自非上
智之士鮮能晰其精微降至漢末張長沙慨其族人悞沒于
傷寒者十常八九于是著傷寒論立三百九十七法一百十
三方方方俱有妙義自非登堂入室者鮮能用之自茲以往
方書日多汗牛充棟不可勝計習醫者亦滿天下不可勝計

于不可勝計之中求其良者什一庸者什九良者自能晰內
經之精微究天下之秘奧施利濟于無窮也庸者示以傷寒
方法茫無所從雖長沙之堂尚不易升而况欲入靈素之室
乎于是庸淺之流憚經論深奧莫能窺測乃率以方授受問
症檢方習以為常若強語以精微經論反水炭而不相投不
若因時俗習尚之常而發明其應否之議是余不得已之苦
心也若夫沈痾痼疾傷寒痘疹良醫親視望聞問切猶恐疑
難豈可以一定之方而應無窮之變故不敢載茲但取尋常
易識之症和平穩安之方參以昔賢斟酌之論俾山陬海隅
求良醫而不速得開卷檢方折衷其論而自藥焉不致為庸

妄所悞耳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由易知易從之方而論
之編為六卷題其端曰易簡方論皆述前賢遺意非敢妄添
蛇足也古云用古方治今病譬如折舊料蓋新房不經良工
之手不易成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是又望于後之君子若
夫尚論千古末張孫而本軒岐劣群方而優經論則君子所
謂遊于聖人之門者安用夫斯編之贅耶

段酉籍考卷六十四

山田元昌寫

